

Dear Prof. Kydland, 各位老师, 2018 级的同学们:

非常荣幸作为教师代表对新同学们做简短的致辞。刚才视频介绍中提到了我本科时的从军经历, 很多同学感到好奇。于我, 如同刚才同学们发言时所强调的, 有年少的志意, 有家国的情怀。我也知道同学们刚军训归来, 但我今天并不是要讲军事训练或是军事理论。学习人类已有的文明成果, 探索未知, 是大学的宗旨。学习是探索的基础。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学习”。

1793 年, 乾隆五十八年, 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蔚有成果, 马戛尔尼带领英国使团, 借为乾隆皇帝祝寿之际, 历时数月来到中国, 提请两国设馆通商。使团礼物中包含了广泛工业革命成果, 包括当时先进的机械设备和军事武器。但如后来人们所津津乐道的, 了解到西洋人膝盖不能打弯可能是这次交流最主要的成果。清帝复信说: “天朝物产丰盈, 无所不有, 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在研究中西交流的语境中, 这段历史常常被提及和惋惜, 特别受到批评的是天朝的傲慢和对外部世界的无知。然而, 今天并不是要悲悯历史。我们不能以现代视野来责备两百多年前古人的信息匮乏。信息总是不充分的, 甚或有偏误。当下, 以目前的信息流动水平, 对中国国力和世界发展的认知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如果以自大嘲笑清政府, 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仍处于和清政府同样的水平。姑且不论清政府的动机是否如新近学者所指考虑国家安全, 也不讨论文明之间的交流, 只说纯粹的贸易。设想, 如果回信所说为真, 天朝确实“物产丰盈, 无所不有”, 是不是就不需要国际贸易?

以有易无是对贸易最朴素的认知, 然而也是非常粗浅的。斯密在 1776 年发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 即素称《国富论》者, 以分工和生产率的提高为分析基础, 指出国际贸易源于国家在某一产业生产成本的绝对优势。或许, 清政府没有思考过生产率的问题; 又或许, 清政府在“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认知下, 隐含着也认为大清国所有商品的生产率均高于他国。如果这样的话, 作为经济学者, 我们也不能苛责, 因为此时的清政府对于国际贸易的认识可能已经和斯密的研究相同。毕竟, 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要 24 年之后才会出版发行, 而经济学对国际贸易的看法也才会从绝对优势发展为比较优势。

我们生存的现实世界有两个典型的特征。不完美信息、不绝对真理。我们只能一直努力获取更加完全的信息, 和更为可靠的真理。因此, 基于不完美信息的决策和对理论相对可靠性的评估是面临的基础问题。

如果将学习作为追求真理的过程, 那么, 第一个层次是学习人类文明的已有的学科基础。就经济专业而言, 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乃至生物学等等, 用基于科学方法的学术研究来更新传统观点和固有认知, 用经过验证的结果更正直觉, 而不是反之。这将帮助我们将“发现”和“假说”区别开来, 将“事实”和“观点”区别开来。

第二个层次是学习如何思考 and 探索的方法, 即所谓科学方法。科学方法帮助我们趋近于真理。科学区别于伪科学在于, 对概念的明确定义、对基础假设的不断审视、对证据的苛刻检查和对因果关系的严格证明。每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 不可能涉及和学习所有领域。因此, 相对既有的学科成果本身, 科学方法的学习尤为重要。这至少包含了逻辑学、高等数学、概率论、统计学以及计量经济学等。这会帮助我们将“独立思考”和“主观臆断”区别开来, 将“开放交流”和“人云亦云”区别开来。

大学的生活必定多姿多彩。但是, 这两个层面的学习, 是我期待同学们能够重点着力的。人类社会的进步就在于不断探索未知, 将学术成果和科学发现, 或者故校长蔡先生所称的“高深学问”, 变为常识。研习学问, 使我们离真理更近一些, 离迷信、愚昧、武断更远一些。作为曾经的北大学生、现在的老师, 愿与诸位在研习学问、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相伴而行!

2018 年 9 月 16 日